

彖
虫

勺

編

蠡勺編卷二十二目錄

楚辭

楚辭集註

龍岡楚辭說

九歌九辨

卜居

大招

蔡中郎集

建安七子

嵇中散集

陶靖節集

庾開府集

李翰林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元白長慶集

柳仲塗集

東坡集

致堂斐然集

玉臺新詠

鼓吹集

谷音

文不貴多

酒德頌

五柳先生傳

閒居賦

討武曌檄

上裴長史書

祭田橫墓文

蘇氏族譜亭記

寒碧琴記

蘇句編卷二十二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楊藻 譽釗撰

楚辭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

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其後宋玉作九

辨招魂按招魂亦屈子作招魂自招也大招招懷王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

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

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續爲九思附之宋祕書郎黃伯

思長睿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

若些只羌辭蹇紛侏傖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

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

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爲之註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可謂高世絕識矣洪慶善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悲回風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棘刺也杜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爲策按薛符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

棘之盟楚既所始也則黃棘爲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閭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爲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閭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爲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

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

帝嘗命咸黑歌九招歌之名九

九辨九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九者如兩詩之九說非必九篇也

強合二章爲一章

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

十一篇并湘夫人于湘君并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

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

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

爲帝子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并合

者至少司命疑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

曰司命鄭註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

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

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

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言以簫爲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畱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實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卽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瘞

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殯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不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畱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
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畱阮瑀元瑜汝
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
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
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
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
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
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
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
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竹垞所謂以韓之文代人悲
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慊乎已之志而自并之者不

少與

嵇中散集

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

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

也晉書本傳銍縣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嵇與稽字體相近爲不忘會稽之意文獻

通考作取稽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

有十五卷四庫目錄謂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

者謬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

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

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
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
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
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
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揆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
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
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
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
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
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
鎮軍也又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

反陷江州已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于元

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
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
爲是裕建議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
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
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
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
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
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
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衛將

與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留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尙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 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眾手不免漏畧乃重爲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啟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

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爲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又蒐羅逸作合爲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

安石之風自

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

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爲山東人後

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

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僞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

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

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

今之讀書縣南之匡山

或謂匡山廬非也

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

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薦

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

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

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

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
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游江
南池州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
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
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
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
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
旣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
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
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
人促月之說蓋流俗躓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爲定本至秘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

文體大畧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王文簡曰據坡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尙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乎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壻李漢輯其序言親收拾遺文無所

失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錄
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蒲田方格卿增考刻之南
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
八卷于是與大顛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
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
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
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
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
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
衡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僧徒妄撰假
韓公名以尊其道猶懷
素似太白歌稱
其草書獨步也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因

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

見與孟幾道書

今請之者再三而書又

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使其既與習熟少變其說尙近人情今未之見而輒欲問其道不可曉也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

白爲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交
章齊名稿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
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
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
詩格條直中皆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澀故張爲主
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爲元
輕白俗未可爲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
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 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
謂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

振興古體者開寶為之先導開第開寶六年進士歷知常潤二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宗

儀使又歷八郡以卒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

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

之邇固通文中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億比之

狐媚梟鳴噫亦諄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

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

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

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

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

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畧與杭本同

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

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類濱小坡之文且間有訛

偽今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

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

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鈔板爲施註蘇詩四十二

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卷題王十朋撰蓋依

託也頗多舛誤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

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

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甯查慎行

初白又以牧仲所刻櫛暗乃重爲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

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于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爲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強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

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始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畧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

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
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
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
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悵鬱當復來茲而
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
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
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
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
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
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
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真贋錯出其最誤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況爲胡氏婿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僞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漫不加察亦并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厯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

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畧王漁洋曰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渭編渭立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巳元收卷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司吳思齊評其甲乙選中二百八十人此錄前矛六十合卷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擲名也

最工其後施愚山刻之清江吳時冕刻之真州又有江西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冊裝潢

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
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
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
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而
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
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
七賢論逵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

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漶而無所歸附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脫廢訓詁俗士不達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函莽不到心者能之耶

閔居賦

夏醴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

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隳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
養傳爲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爲趙
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國險者利亡身辱親
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曌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爲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
未革命也故曰包藏既心竊窺神器時廢中宗爲廬陵王
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
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
爲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
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

敬業禱所獲似已者斬之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卽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憶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爲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大有生氣故班氏
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
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
氏爲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到歎其節烈不知皆
簞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
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洒耳玩
今世之所稀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士言老泉
族譜亭記言鄉俗之漸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蓋蘇與
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考泉有

自尤詩述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

邵氏博聞見後錄東

坡先謫黃州熙甯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仇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

號軫石選貢生

作寒碧琴記云昔予瞻爲登州

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正間

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

遂還中國

記言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濶六寸缺兩足

漁洋謂東坡年

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卽召少公亦未嘗省公于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而考證甚疎每爲人欺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三目錄

古人文亦多所本

五代史文所本

劉召美試論所本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湛文簡奏疏所本

文失是非之心

四六文

尺牘

古人詩不嫌相襲

詩有別才

妙在形似之外

龍蛇歌

魏晉以下人詩

百一詩

蘭亭詩

鍾氏詩品之謬

李太白詩誤

杜牧之詩誤

溫飛卿詩誤

陸放翁詩誤

題畫詩

馬嵬詩

赤壁詩

九僧詩

海忠介登科錄詩

昭代詩派

樂府

詩餘

寄吳漢槎

商家林店題壁詞

藝文編卷二十三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社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圻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筆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慨慷足爲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絕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剝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爲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

美此意本孫樵耳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
元結以渚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
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于窮者
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白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
郭準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
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
遑辨雪奔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
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
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

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壞竊也

湛文簡奏疏所本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

若水也

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羣臣其櫂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

湛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舵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璿對云成周宣榭火下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
將誑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
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沈文惠謂此是黃巢即位時語皆孟子所謂無是
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浮溪集云四六偶儷
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

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

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十卷皆表章啟牒四六

之文時以爲工

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

文爲大篇長句敘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
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眾

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按我

朝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嘗輯宋人四六爲藝林傳誦所著

恩餘堂集經進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

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天子所至

日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大德之致永年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日雨而

雨日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

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

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汜布濩之十二時不翼而飛

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謂神奉

三無私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

子之以保佑申 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
朝饗夕殮或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常太
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熟嚴太僕虞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畧涉傳記贍于文詞
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弄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
選書表牋啟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
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
札好事者掇拾綴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
之士尤好之蓋牋啟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
文而尺牘則闕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

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倚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幽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

吾不聞陳射洪登國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綿邈而陳則儼懽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弟固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質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虛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而勅勒歌乃爲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

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第三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鷄鳴曰賢如傲畏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

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蛇歌

龍蛇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爲介子推事晉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綿上山一則舟之僑事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

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甯其處一虵耆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葉榮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益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飭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

袁潔齋變亦謂古人詩猶籟之自鳴直已而發不知其所
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
有春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自
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邈獨少陵
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
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
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
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故謂之百一文選註
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

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爲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弃之云然則璉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畱之蓋存百篇之一耳因卽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密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郗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

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于盃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

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際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鷗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昭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太白送賀監詩曰鑒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

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真帖爲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真帖爲

袁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長史許君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齊浙江遇風漂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晉昇平五年卒歲在辛酉後二年卽興甯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

預書之唐張懷瓘以爲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驚不
遠少書初未嘗收之也知豈何以知其爲劉姓也然考晉帖狀之有劉道士驚羣
亦復歸也之語無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
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喜之
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
真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
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
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
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

荷鴈夷爲范蠡之鴈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溫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應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坡蠟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嘗設燭厠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燭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旣爲宰

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追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創始之功偉矣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
輔相之句宋吳氏曾曰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
褒姒意

赤壁詩

陸放翁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之
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
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
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子蒼此地能令阿瞞
走則眞指爲公瑾赤壁矣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
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

壁爲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子自江夏沂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合屬嘉魚黃州之山則名赤嶼亦名赤鼻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九僧詩

王新城曰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

詩凡四百七首有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

克序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畫句也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

卷二十三
畫金華保退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
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
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
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
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樸大厯十子稍竊邊幅
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順德談川修樵著一枕亭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
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麓中搜出者其詩
曰吾儒讀詩書仁義其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真士士
不媿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何者爲足恃有宋三

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
芳名炳青史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以朱子列第五
甲九十名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以狀元爲
文天祥二甲第一名爲謝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
榜第十七名爲陸秀夫明中葉理學真君子盈廷尙說隨視之等僕婢不朽在其
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覽
之恭敬起同榜者何人臭味通蘭芷

昭代詩派

洪稚存編修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正商邱
朱尙書鼎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
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
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

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
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
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
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
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
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
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
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
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
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
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贈

而宕康熙則適而適雍正則整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不得不自閭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註以爲博雅犇軒碣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真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目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爲十九門而各釋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是唐集之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倩樂府集爲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焉

上起陶唐下迄五代
代網羅賅博其解

郊牧述源流
九爲詳備

至鄭漁仲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饒歌
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
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
詩聲曰歌尼父刪詩得詩得聲者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
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
庶幾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
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子弟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
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之渭城一曲此外雖以李
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
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于是
溫和平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

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

始太白
德秦城

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

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真希元輩亦皆爲之故陸放翁謂詩

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靡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

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

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

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

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

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

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

爲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至崇正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寄吳漢槎詞

吳漢槎兆熊以科場事謫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卽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闕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死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

前酒杯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
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殺比似
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
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
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
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僦僦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
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
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畱取心魂相守但願得
河清人壽歸日急細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
觀頤首貞觀字華峯號梁汾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積
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商家林店題壁詞

蘇藍山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
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筵圍住小干場屋一角紅旗書會
試轅上壓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
嚼完麪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中我亦同馳逐笑年
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
竟不中豈非清福若論大挑挑一等這太爺滋味都嫌俗
挑二等也拘束觀此已足爲邯鄲枕上人作一服清涼散
矣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言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嘗
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
郭省城雖雅諱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爲

痛哭流涕也

蠡勺編卷二十三

譚瑩玉生覆校